



中庸講記之七(下)

◎ 黃錫莖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2. 若以含忍之力，勝人為強，與孔子之誨人不倦（述而），顏回之犯而不校（泰伯），其強所不及，為君子所輕看，與末節君子不同。

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含容異順，這都屬於「含忍」；此「含忍」若與孔夫子之教人不厭倦（註1）、顏回夫子的犯而不校（註2），其強是有所不及的。孔子的美德雖為「溫良恭儉讓」，但他教導學生嚴不嚴？相當地嚴。

《論語·公治長篇》：「宰予晝寢。子曰：『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牆不可朽也，於予與何誅！』子曰：『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。於予與改是！』」

由此段話就可看出，孔子誨人是多麼地嚴格，以前是農業社會，大白天睡覺會被人說是懶惰之人，因為那時的生活環境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宰予大白天睡個覺，竟被罵得這麼難聽，像朽木、像糞土。意思是指像腐朽的木頭一樣不堪雕刻；再談到糞土，只要是老一輩的都知道，以前沒什麼

隱私權，就是用竹子圍成牆，再用牛糞土攪拌粗糠以塗抹牆壁，那是非常粗糙的；隔了一段時間，若是牛糞土脫落了，從這邊就可以看穿過去那邊了。以前看到牛要拉糞，是要趕快拿東西去盛住的，而且還非常高興，因為可以抹牆壁，還可以在種菜時用來施肥，這些後學小時候都有做過。這樣粗糙的牆壁，還想要再刷油漆加以美化，有可能嗎？很困難，因為本質就不好了。孔子用這兩樣來比喻，若人在不願意學習的狀況下，是很難被教誨的。

孔子又說，以前我在觀察人，是聽他怎麼說，就相信他，因為認為他已經做到了，才會這麼說；但現在因為宰予，我觀察人的方式完全改變了，反而是聽到他的說法，還要再看看對方是否真的做到了。孔子對於能教導的學生，他就會用方法加以雕琢，因材施教，這是多麼地嚴格。今天要是換成我們被老前人這麼說，可能會覺得心灰意冷了。孔子若只以寬柔教化，能成就孔門三千弟子、七十二賢哲嗎？孔子弟子原本都是鄉野之士，也就是農夫或凡夫俗子，但最後卻能出將入相，這都是由於孔子教育的方法所成就的。

「不報無道」，即是遭受到不合理的對待，還能接受而不起任何念頭。這是不容易做到的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不要說；老前人常引《論語·公冶長篇》中：「子曰：『孰謂微生高直？或乞醯焉，乞諸其鄰而與之。』」大家都稱讚魯國人微生高為人很正直，人家向他要醋，他家裡剛好沒有，就去向鄰居借來給對方。這就叫做「直」嗎？老前人以前提到這段時說：「沒有就沒有，有就有。為了朋友、為了義氣，明明沒有醋，卻將別人的人情當成自己的人情，這是順手人情、借花獻佛；把別人人情當成是自己所付出的，這不是真正的『直』。」

有時我們也會自認為自己「不報無道」，無論別人怎麼對待我，我都能包容對方，不會起任何的念頭，自以為自己是個很直的人，但真的有做到嗎？《論語·憲問篇》：「或曰『以德報怨，何如？』子曰：『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』」孔子認為要「以直報怨」，譬如我們雖想「不報無道」，但他人一直罵我們、批評我們，而我們可能也拿他沒辦法，但心裡能完全不動念嗎？這是很難的，能做到捨得大師的「不理他」就已經很不簡單了。若能真正「以德報怨」，

心裡完全沒有埋怨的念頭，這已是仙佛的境界了。因此一味維持南方或北方做法，沒有根據本性加入彈性，其實只是依個性或風俗行事，都不是中庸之道。

「南方之強，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」，大家想看看是否有偏？這些可能都是做不到的事情；孔子講道時，要做得才講，這就是儒家可貴的地方，其實是很單純的道理，提醒人不要太唱高調，只是會說而實際上卻做不到。唯有不自欺欺人，真誠以對，以自性做主，才能符合中庸之道。

對於孔子「誨人不倦」，亦可引《論語·述而篇》：「子路曰：『子行三軍，則誰與？』子曰：『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！』」子路不滿孔子老是稱讚顏回，所以他問孔子，若有敵軍來攻，由誰來與之對抗？孔子說，赤手空拳打猛虎或隻身赤腳過深河，仍死而無悔的人，我不敢與之苟同。這也是孔子對於子路的教誨，因為子路是親近的弟子，因此諄諄善教之；提醒他當面對大事情時，一定要有恐懼的心理，還沒想到贏之前要先想到輸，做事前要深思熟慮地計劃，才能成功。

顏回「犯而不校」這段經文，是曾子稱讚顏回，如此有道德、有學問的人，反能向道德、學問比他低的人請益；即使被在下位者或無道德的人冒犯了，仍能無任何計較。這是從上對下的角度來說的，但與「不報無道」的境地仍有段距離。

「為君子所輕看，與末節君子不同」，例如：唐朝武則天時的宰相婁師德之弟升任代州刺史，上任前，婁師德問他：「我不才卻能擔任宰相，而你現在又任刺史，我們受到過多的恩寵，將招人妒忌，你要謙虛、忍辱，不要驕傲，才能保全先人的名聲。」

婁師德的弟弟說：「我了解兄長的意思。從現在開始，即使有人把唾液吐在我的臉上，我自己把唾液擦乾就是了。」

婁師德說：「這正是我所憂慮的。別人吐你唾液，就表示他已經對你生氣了。你把唾液擦掉，表示你動心而有為，已經厭惡對方了，這樣的作法將加深怨恨。所以不要擦，讓唾液自然乾。」

這故事就是「唾面自乾」這句成語的由來。這種境界我們做得到嗎？教育是從幼稚園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

大學，才能上研究所；修道也是要一層一層的境界慢慢進益，我們現在的程度差不多只到國中而已，離研究所的程度還很遠。所以何謂「君子輕看」？君子要做得好，而非只會講卻做不到，亦即君子說到要真能做到。

3. 北方之強，如金之戈兵，革之甲冑，皆凶器之屬，人情所畏懼而避之者也，彼則不以為可畏，轉以為可安，不以為可避，轉以為可就，直以金革為衽席而安處也。推其衽金革之心，雖以戰鬥而死，亦無所惱悔而弗顧，風氣之偏，實有失之過也。

對於北方之強，像金戈甲冑這些會傷害人的刀槍凶器，人人看到都會害怕而趕緊躲避之；但北方之強的人卻以凶器作枕頭、作草席，就地安然而睡，雖以戰而死，亦無所悔。北方風氣之偏，實在已然超過真勇了，亦不合中庸之道。

4. 南北之強，非拘於方域，喻之似強而已，不是真強也。

綜合南北方之強，並不是說北方

人一定怎樣，南方人一定怎樣，這是一種譬喻；雖風氣會造成影響，但不是指南方人就不會犯到北方之強的偏失；北方人就不會犯到南方之強的偏失。這不是僅以南方、北方區域而論，而是由於個人累世以來氣秉的關係。後天表面的強，看起來很強，但是一種錯覺，這不是真強，也不是真勇。

5. 象曰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《易經·乾卦》

《易經》提到天地之運行，前後一貫，始終如一，這才是真強。像天地四時之運行，無絲毫偏差，君子的強亦要如此；君子的強要做到四點：「和而不流；中立而不倚；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；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」，此四項即自強，最強的強。

故「和而不流」，君子之和乃合以性，不合以情；和於先天的本性，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前，發而皆中節，即我們能自行調節，自強不息。

6. 若汝所當學之強，自有君子之真強，在變化氣質以自勝，而不囿於風氣之偏，所謂中庸之強，非若南北方之強也。

你若要學強，就要學君子之真強，能變化氣質以自勝，自己要能勝過自己，了解自己的秉性，《道德經》：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」這就是自強；不會被自己的氣質所拘束，這就是中庸之強，而不是南北方之強。

7. 君子之和，合以性而不合以情，契以公而不契私，有以自勝其易流之私，而能擇之守之，斷然不至於流也。

「君子之和，合以性而不合以情，契以公而不契私」，性是先天的；情是後天的，即七情六慾。有這些後天的情，我們要如何調整呢？要契合先天公心而不流於後天私心。我們現在最大的缺點就是私心，也就是本位主義，常以自己的角度、自己的觀念、自己的思想在做事情；其實每個人所能了解的都相當有限，所以角度一定要作調整，要綜合所有角度，事情就能圓滿。

例如：「開會」，一定要有結論，則要透過充分的溝通；若不先溝通，則是因為信任對方，放手讓他去做，這是授權；人一定要有承擔，尤其在道場上，身為帶動者，不能怪罪或推

責於他人，出了錯就說：「這都是某人要這麼做的。」反而應將責任勇於承擔起來，修道就是要這樣，道場也是要這樣。

老前人就常以這樣的精神承擔一切事情，使後學們能盡心盡力於道務。有時候，老前人自己也會很感嘆：「我來台灣這麼多年了，孔子門下的三千弟子、七十二賢人，由鄉野之士蛻變為出將入相的人才；我實在差得太遠了，不曉得該用何種方式來教你們，所以今天才會這樣，這都是我的罪過。」這是老前人常說的話，就是因為這樣，所有的前人輩、點傳師們都口服心服。我們只要負責去規劃、推展，所有的責任都是老前人、前人輩承擔。這是老前人給我們很重要的修辦道理念，這就是公心，對的我不爭功，錯的都是我的錯，能如此修辦，則道務一定能進展得很成功。

「有以自勝其易流之私，而能擇之守之」，要做到以上所說的，實在很困難，雖然我能戰勝自己的私心，但在大環境影響下仍易造成偏私，如不注意，瞬時間就很容易發生偏差了，若不戰戰兢兢，則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；所以擇乎中庸要能擇之守之，這

很重要，也是一種工夫。

「斷然不至於流也」，不流並非指我的境界高，而是「和而不流」。即使是境界高者，稍一分鐘或一秒之中不慎，就可能有所偏差；要能如如不動、四十不動心，這要戰戰兢兢、分秒不敢稍懈，才有可能做到，也就是「擇乎中庸，擇之守之」。或許有人會得意說：「我成功了！」這樣才危險，修道要注意「午時成道，巳時墜落」，都是將要成功了的人才會墜落，普通的人怎麼會墜落呢？

中庸之理，要能擇之無盡，守之亦無盡，隨擇隨得，隨得隨守，中庸之理須臾不離。所以要小心注意，和而不流就是這樣的意思。

8. 君子之中立，心存真理，而內無意氣之偏，身依大道，而外無不正之行。有以自勝其易倚之私，而能擇之守之，決乎不至於倚也。

「君子之中立，心存真理」，要能守中並心存真理，方能頂天立地。

「而內無意氣之偏」，內心毫無私人的意氣，所有的氣都是浩然之氣，

已達先天本來面目的境界，做每件事情都是以五常之德在行持。

「而外無不正之行」，外在無絲毫偏差，能守四正。雖已到此境界，但只要須臾間離道，有一點私心，就會有所偏差；所以要能擇之守之，才不至於有所偏私。

9. 當國有道而居上位也，坐而言即起而行，學之家即獻之國，平時道德之修養，不為富貴所變，素日治平之志願，不為利祿所移。有以自勝其達而易變之私，而能擇之守之，不至變其窮時之素志也。

「當國有道而居上位也，坐而言即起而行，學之家即獻之國」，指在上位者，須知行合一，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將在家的修為獻給國家。

「平時道德之修養，不為富貴所變」，上位者常能有榮華富貴，然而其心境要與未得志之前一樣，仍保持著操守，平日的志願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要奉獻給眾生，不是為了想得到利祿，才奉獻給國家社會。已到富貴境界的人更要小心，不要改變了原來的思想、觀念及操守。

袁前人曾引用呂蒙正在〈寒窯賦〉中所作的一首詩：「十謁朱門九不開，滿身風雪又歸來；入門懶覩妻兒面，撥盡寒爐一夜灰。」這首詩的境界是很悲慘的，呂蒙正在天氣寒冷的嚴冬，向人乞食，十家有九家都不開門；呂蒙正滿身風雪，乞食不著，不知如何向妻小交待，只能在寒窯中撥動著火堆，整夜飢寒交迫。這是描述呂蒙正未得功名以前的困窮境遇。

在呂蒙正當了宰相以後，有一天天氣很冷，下著大雪，他坐在轎中，覺得轎子搖得很厲害，就問抬轎者：「是地震嗎？」抬轎者答道：「外面下大風雪，好冷。」呂蒙正心想：「是真的嗎？」就伸出一隻手指要去感受外面的溫度，結果得到「一指風」，突然暴斃。

這段故事後學曾聽聞袁前人說起，可能屬於野史，或是源自於呂蒙正本身戲劇性故事的衍生。這是談到呂蒙正在貧困時，曾有不堪的遭遇，然而在富貴之後，卻不能體諒他人的辛苦。

「國有道，不變塞焉」，才是所謂的強者。所以我們要能知止，「不至變其窮時之素志也」，尤其身為一

個修道人更要注意，一般社會人士有些也已經做到這程度，我們身為修道人更要做到百分之百；憑藉著天恩師德的福氣，我們今天才能這麼平順地在道場修道，我們一定要感恩。

10. 當國無道，而在下位也，遵理守命，不計禍福。生平之志在求仁，可殺身以成仁，素日意在取義，有以自勝其窮而易變之私，而擇之守之，不至於變其患難時之節操也。

求仁得仁，殺身成仁，仁義是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一個目標，要以生命投入來辦道，我們辦上天事，全憑上天拿主意。在國外開荒辦道者，如我們菲律賓的道場，還有許多地方的道務，都是以生命去投入；後學以前為了事業，也以生命來投入，頗有「男兒立志出鄉關，事若不成誓不還，埋骨豈無墳墓地，人間到處有青山」之壯志，也就是有死了後埋在哪裡都沒關係的決心，做事業都如此了，辦道務更要有這樣的決心，何況我們是辦上天的事，這就是求仁得仁，捨身取義。

「有以自勝其窮而易變之私」，在窮困時能戰勝自己偏私的心，這相當地不簡單，須有所節制，對中庸之道要擇之守之；「擇乎中庸」，才不至於變其患難時之節操也，一定要始終如一。

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」《孟子·告子下》我們的責任相當重大，平心而論，上天其實也沒有將我們磨練得多厲害。在磨練中，要反省自己犯過後，是否有改正？現在我們都還有脾氣毛病，就是因為還沒磨練足夠；磨練得足夠了，才能改得過來。

11. 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《道德經·盡己章第33》

這句話是指，有經過磨練過而能改過的，即是「自勝」。勝人者是愚力；但自勝者強。

「和而不流」，要能自勝，擇之守之，才能克服私偏，才能先後一貫，始終如一。

「中立而不倚」，要自勝，才能克服。

「國有道不變塞焉」、「國無道至死不變塞焉」，也都要自勝，才是自強；這四點都是談到自強。這才是最好的，讓人修道能有所成，這都須我們細細體會。

註1：出自於《論語·述而》子曰：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」

註2：出自於《論語·泰伯》曾子曰：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；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，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。」

（全文完）

